

圍場拳鬥

B·比里一別洛采爾柯夫斯基著

郭大可譯



中外出版社

圍 周 場 華 門

B·比里-別洛采爾柯夫斯基著

郭 大 可 譯

中國出版

鬥 拳 場 周 刊

Вокруг ринга

- 作 者 比里—別洛采爾柯夫斯基
В. Билль-Белоцерковский
- 譯 者 郭 大 可
- 原 出 版 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 譯 本 出 版 者 中 外 文 版 社
北京西長安街甲二十三號
電 話 (二) 〇 六 七 九
- 原 刊 期 一 九 五 〇 年
- 譯 本 刊 期 一 九 五 一 年 六 月 初 版

門 拳 場 週 圍

人 物

傑克·莫禮蓀——混血兒，門拳家。

保伯·林福爾德——傑克底舅父。

愛麗維拉·卜蘭施——年青的法語女教師。

賽西利亞——愛麗維拉底女友。

崔樸夫人——房東。

濱·司馬立先生——百貨商店經理。

凱琦小姐——司馬立底姐姐。

傑姬·木斯——門拳家。

牧師，黑衣婦人，帶手杖的人，評判員，指揮員，一隻手的人，一隻手人底同伴，報販，泰吉——以上各一人。攝影記者數人，電影攝影師數人，參過戰的老兵數人，觀眾若干人，門拳場裁判委員數人，三K黨「武士」數人。

事情發生在二次大戰以後美國南部各州之中的某一城市。

第 一 幕

第 一 場

「公園中小路。演。司馬立先生，一個自鳴得意的文雅男子；凱琦女士，一個精明強幹的半老徐娘，兩個人正向椅子那裏走着。」

司馬立 我喜歡的就是這條小路。這裡又涼爽又安靜。你請坐，凱琦。

凱琦 是的，這裏不壞。不過我不懂，爲什麼咱們不在你家裏去說呢？幸虧你還有一所自己的房子。

司馬立 我想讓你和愛麗維拉·卜蘭施認識認識。她是一個體面的姑娘，在家裏跟男子會面不大合適。再者呢，我不願意在事情沒成功之前，用人 and 鄰居們就知道了我這段羅曼史。

凱琦 那麼我對你又能有什麼用處呢？

司馬立 參加意見呀。女人的本能可以給我幫不少忙。事情是這樣：就是我自從追求愛麗維拉以來，不是已經有幾個月了嗎，可是我始終沒能做決定。

凱琦 因爲什麼呢，演？

司馬立 因爲在銀行我有三萬現款；此外，你是知道的呀，管着這號百貨商店還有我這一所自己的小房。所有這一切湊在一起——就是勾引女人的東西。這裏就全得頂着。

凱 琦 我想是……

司馬立 結婚呀——本是一種買賣。就得投上自己一部份資本，做爲太太的開支，同時你還得把自己本人，把自己的威望，把自己的安靜都搭上去。

凱 琦 不錯，可是這個愛麗維拉·卜蘭施又是怎麼樣一個人呢？

司馬立 按她母親說，她是一個法國人。一個孤兒。她教法語。戰後這種需要倒是大大地增加起來了。

凱 琦 這就完啦？

司馬立 是的。

凱 琦 那麼你又看出她那一點好處來啦？

司馬立 她的心腸好。

凱 琦 就這一點嗎？

司馬立 她可愛，聰明，受過教育。帶着她在交際場中出入不至於難堪，而且主要的是她直爽。

凱 琦 怎麼一個直爽勁呢？

司馬立 她不像別人一樣，隱着自己的感情，心裏面沒有許多美國人天生來的那種老練勁，沒有像用蜘蛛網時常纏我們男人的那種嬌媚手腕。她樸素而又不易接近。這一點在家庭生活中倒是很重要的。對於她我所能說出來的僅只於此啦。

凱 琦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

司馬立 我並不着急，凱琦！我並不着急。

凱 琦 對的。

司馬立 事業家應該照着管理自己的商店一樣，能去支配着自己的感情。

凱 琦 這倒是金科玉律。

司馬立 不過也總得有一個限度。結果遞也可能一生氣跑掉了。這就是爲什麼我找你來商議商議的原故啦。

凱 琦 不會跑了的，你聽我的吧。你是一塊好吃的肥肉。

司馬立 當然呀，這件事正迷着我呢，可是，如果她要嫌這件事扯的時間太久，那可怎麼辦呢？

凱 琦 你不說她是不易接近的嗎？

司馬立 是呀。

凱 琦 那麼你對我說實話……是不是這種不易接近的勁兒招的你心裏很想得到她呀？

司馬立 我倒不否認。我倒不否認，凱琦。

凱 琦 這就是其中的整個祕密啦。這就是女人用蜘蛛網纏你們男人手腕底一種祕密。

司馬立 不知道，不知道。

凱 琦 不枉她有法國女人的血統哩。想見她母親就用的是這種方法把那個美國人勾上手的。

司馬立 不知道……不知道……不過她是那麼有魔力的。她那兩隻眼睛……

凱 琦 全都明白啦。可是，如果她再能有財產加到她這兩隻眼睛上，我就比較喜歡啦。

司馬立 不過是，就另一方面說，這種沒有財產的女人們出了嫁應當更貞潔。她們應當懂，這種結婚對於她們正是恩典。

凱 琦 哼，這可沒有一定呀。難道說打虎的事兒還少哇？

司馬立 這一節我在她身上倒沒看出來。

凱 琦 一般地都到結婚以後才看的出來呢。

司馬立 我看，凱琦，你對於她沒當著面就已經發表出意見來啦。這樣可容易搞錯了。

凱 琦 是……呀，我認為陪著有錢人的女兒出入交際場所，總比陪着這麼一個窮而無名的姑娘有用的多。可是的，現在什麼時候啦？

司馬立 七點二十分了。好的，她已經悞二十分鐘了，不過就是不悞點，我們今天的會面也會很短促的。她頂先告訴過我啦，說她還到別處去呢。

凱 琦 這可不好。這是看你不起。你想呀，人家是一個法文女教師哪。我要處在你的地位呀，早就走啦，不等她啦。這是讓她受一回教訓。

司馬立 不過，也許，她發生什麼事啦？咱們再等她一會吧。

「傳來一個小孩的——報章的——叫喊聲音；「號外！號外！號外

！天上冒煙火的飛碟！從北極來的飛碟！俄國人侵略的預兆！飛碟呀！
」一個報販走來。」

過來！（買一份報，給錢）

報 販 謝謝。號外！號外！天上的飛碟！北極來的飛碟！
俄國人侵略的預兆！

「另外一個聲音，這回是一個成年男子的聲音：「飛碟！飛碟！被
砸碎，殘廢，叉子！飛著的恐嚇！飛著的謊話！」走出兩個人。其中一
個人右手沒有手指。」

司馬立 哈囉！您吵嚷什麼呀？您幹嗎胡嚷亂叫的呀？別出
聲啦！

一隻手的人 （停下來）這是這裏吵嚷呢！（指著司馬立手中的
號外說）這不是這裏胡嚷亂叫哪！（挑鬥地說）號外
就是恐嚇！號外就是說謊！各式各樣的謊話！您本
人都相信嗎？

司馬立 與您沒關係。

一隻手的人 那就是，您相信啫？

一隻手人底同伴 （笑聲說）那是自然啫。就瞧他這條摩登
原子領帶吧，也應當信呀。

司馬立 我勸你們快快地給我走開，還得少吵嚷，不然我可
要喊警察啦。

一隻手的人 您最好去禁止報販吵嚷吧。

一隻手人底同伴 再正確點說，去禁止那種造謠言的人吵嚷

呀。

凱 琦 他們吵嚷的是事實，而你們是無理取鬧。

一隻手人底同伴 無理取鬧！揭穿犯罪的謊話，——照您的意思，就算是無理取鬧呀？……我在跟德國法西斯作戰的時候丟了一隻手啦，可不預備在這裏，在本國，再丟第二隻了。瞞不住我呀！瞞不住的！號外就是說謊！號外就是卑鄙！號外！

凱 琦 我的天呀！

司馬立 （跳起來） 你給我滾開這裏，不然我就把你消滅了！

一隻手的人 你來！你來！

一隻手人底同伴 算了吧，不用啦！不過您，先生，也別這麼冒火。我可是有兩隻手哪！

凱 琦 滾！你算了吧！別爭論啦！他們醉的……多難為情呀。

一隻手的人 胡說八道！我沒醉！我是氣的！氣的！

一隻手人底同伴 好啦！咱們走吧！找別人說去吧。

『一隻手的人和他的同伴走去』

司馬立 多麼不要臉呀！這兩個流氓！這是他們在那裏，在歐洲，跟俄國人勾搭上啦。

凱 琦 這也沒什麼可怕的。就快把他們剷除啦……不用往心上去。頂好來辦自己的事吧。你這段羅曼史很使

我掛心。我再說一遍：這件事我不大以爲然！你得聽我的，我們女人的。你等等……那裏看見的是不是她呀？

司馬立 對啦，對啦！是她……

凱 琦 唉呀！她穿的多麼平常呀。

司馬立 可也還算够味。這一點你總不能否認呀。瞧那身段！瞧那步伐！

凱 琦 步伐！他那兩隻小金連簡直地都邁不開步啦。她不愧不忙的。你想想看，闊人家的女兒……

司馬立 不過這也不至於就阻擋我去迎接她呀。

凱 琦 怎麼也不行！一個姑娘家，照這樣懶洋洋地來赴約會，那就既不值一注意也不值當客氣了。

司馬立 親愛的凱琦，那就未免太不講面子啦。

凱 琦 那我就走啦。

司馬立 凱琦，凱琦，凱琦！（向走進來的愛麗維拉微笑着）您這是怎麼啦，親愛的愛麗維拉，您剝削我的寶貴光陰呀？

愛麗維拉 （微笑着）寶貴光陰？您難道還在那裏上班嗎？

司馬立 不……會面底寶貴光陰。

「愛麗維拉探索地瞧着他。」

我呀，您要知道，已經都不放心啦，是不是您遇見什麼事啦。

愛麗維拉 可巧什麼事也沒遇見，司馬立先生。

司馬立 那麼……那麼……您怎麼會來晚了呢？

愛麗維拉 我來晚啦……故意地。

司馬立 故意地！?

愛麗維拉 對啦，故意地。

「暫停」

司馬立 啊……啊……幹嗎要來這麼一手呢？什麼意思呢？

我總算一個成年人呀。

愛麗維拉 爲的是考驗考驗您。

司馬立 考驗考驗我！?

愛麗維拉 對啦，考驗考驗您，司馬立先生！

司馬立 可又爲的是什麼呢？

愛麗維拉 爲的是瞭解一下，在您的永遠的微笑裏面隱藏着什麼呢。看看您會不會發火。還看看您這時候怎麼樣地表示。

司馬立 那麼您看出點什麼來啦？

愛麗維拉 我看出來，您很修自尊自大的，還很沒有禮貌的。甚至您都沒來迎接迎接我。

司馬立 遇見熟人把我給絆住啦。

愛麗維拉 司馬立先生！我也還算是一個成年人呀；而且也看得出來，您念過我。（假裝的說）跟司馬立先生訂約會誤點！不大好，不大好！

司馬立 (微笑而說) 真像，真像！

愛麗維拉 我呀很想知道知道，您從這一點都做出來什麼樣的結論了。

司馬立 您要知道，在一個人已經想結婚的時候，他什麼結論也做不出來的。結婚——就是……就是一件正經事。

愛麗維拉 非常正經的。

司馬立 那麼您呢，愛麗維拉小姐，要處在我的地位，不做出點結論來嗎？

愛麗維拉 爲什麼必得處在您的地位呢？爲什麼我不應當想想我自己的地位呢？想想自己的命運呢？我不也是一個人嗎。不對嗎？

司馬立 那還用說嗎，是人呀。這一點誰也不能否認的。不過，您自己考慮一下，這個步驟，對於男人，可比較冒險。

愛麗維拉 那得是女人結婚目的就在圖利的情形時候。可是我就想不出來，怎麼能够由於謀利的目的就拿自己的幸福跟一個男人去結合呢。

司馬立 我喜歡的就是您這種觀點。可是那麼……那麼請您讓我知道知道，您打算有一個什麼樣的人當您的丈夫呢？

愛麗維拉 只有男朋友啦。

司馬立 我歡迎。可是只有男朋友……沒有財產……未免差點吧？

愛麗維拉 這一切就都有啦！

司馬立 要是他窮呢？

愛麗維拉 難道說禁止窮人結婚嗎？友誼——就是最崇高的感情。高於親族底感情。親族並不意味着友誼的。

司馬立 那麼好啦。那就讓我來問您一個問題：假如我要向您求起婚來，您會怎麼答復呢？

愛麗維拉 公開地說……

司馬立 對啦。

愛麗維拉 我對您知道的那麼少。再跟您更公開着點說：你對我這種虛客套和在店中對您的好主顧沒有多大分別。就在今天我一遲到，您的臉色就有點顯出來了，可是這一切，不用說，還不能充分斷定出來性格。我還沒瞭解您哪。所以要是您跟我求起婚來，我就得拒絕。請您自己考慮考慮，結婚後再瞭解——那才是一件冒險的事呢。

司馬立 那麼您說說，勞您駕，照您的意思我應當怎樣暴露自己呢？

愛麗維拉 在乎自己呀。

司馬立 我也就是這樣啦。

愛麗維拉 不對的……您還是在商店裏哪。在那裏我遇見您

的時候，但是什麼樣，現在還是什麼樣。

司馬立 （受侮辱地） 怪啦，太怪啦。

愛麗維拉 您覺着受侮辱啦？

司馬立 對啦。

愛麗維拉 可是您錯啦。還不是您這裏已經研究我有好幾個月啦。爲什麼我就不這麼做呢？就不應該這樣個人主義。

司馬立 就場晚會算完啦。

愛麗維拉 可是我已經到時候啦。我，好像是，對您已經有言在先啦。

司馬立 意思就是說，這一種友誼够啦？

愛麗維拉 是的。羅密歐和朱麗葉結合的那種友誼够啦。您記得他們的關係吧？（註一）

司馬立 啊？是……不大瞭然。

「傑克走來。」

傑 克 （對愛麗維拉說） 對不住，小姐。您，大概丟了一隻手套吧？

愛麗維拉 謝謝您！

傑 克 不值什麼。

司馬立 （向傑克說。） 走開！

「傑克走去」

愛麗維拉 他有多麼奇妙的……不平凡的眼睛……

司馬立 這是黑人底眼睛。

愛麗維拉 這樣的眼睛我一向還沒遇見過呢。

司馬立 (顯出壓不住的興奮) 那要憑在他眼睛裏面看出什麼
不平凡的來啦？

愛麗維拉 靈魂？

司馬立 一個黑人還能有什麼樣的靈魂？對不起，這全是您
幻想底結果。

愛麗維拉 (興奮地說) 這樣的眼睛，大概是，奧德羅有過
的。您記得吧？(註二)

司馬立 不清楚。

愛麗維拉 可惜的很。

司馬立 事業家不必得把所有的書都讀過。

愛麗維拉 我已經到時候啦。

司馬立 讓我送送您吧？

愛麗維拉 不，司馬立先生，不！總之我已經決定了，司馬
立先生，爲咱們大家方便起見 最好咱們不用見面
啦。

司馬立 今天呀？

愛麗維拉 不論今天，也不論明天。不論什麼時候。Good-
bye, (再見，英語) 司馬立先生，Good-bye！

「愛麗維拉走去。司馬立若有失地立在那裏。」

司馬立 Good-bye！

凱 琦 （露出笑容）怎麼回事呀，濱？她跟你說什麼啦？

司馬立 （呆若若失地）她跟我說啦，爲我們大家方便起見最好我們不用見面了。你認爲怎麼樣？開玩笑呢還是要手段呢？

凱 琦 我相信這裏顯然的是恐嚇你。總之她跟你不是一對兒。

司馬立 公開地說吧，今天我也不大喜歡她了。

凱 琦 可見得，我這女性本能沒把我騙了吧。

司馬立 的確，她今天把我鬧的莫明其妙啦。所得的結果滿擰。可見得，不是我研究她，反是她在研究我呢。尤其可笑的是，我的財產對於她沒起一點作用。意思就是：慈善家也當不成了。可是今天我要向她求婚呢，她也得拒絕了。要反過來說呢——三萬大洋的支票就不是我的了，是她的了；一所小房也不屬於我啦，屬於她啦；管理百貨商店的不是我贊，而是她了。你看出來沒有，她所需要的男朋友是類乎羅密歐那樣的。凱琦，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凱琦？

凱 琦 二者必居其一：或是她神經失常，再不然就是完全耍手段。不過耍手段更可惡。這些未婚的漂亮丫頭們咱們還不知道嗎。我很願意你，濱，爲你有利起見，趕快跟她散了吧！我可也明白，假如她已經把一個刺扎在你的心上了，這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事了